

## 振動的節奏——收費站

父親開著車在高速公路上疾駛，窗外景色倏忽奔馳而過，夕陽透過車窗照進你和弟兩人稚嫩的臉龐，小車裡頓時充滿冬日傍晚的安定氣味，夜幕從天邊侵蝕而來，你閉著眼，在這安定的色調中做一個甜甜的美夢。夢中你乘著掃帚高速前進，如同父親的小車，倏地幾聲驟響，卻又把你從美夢中驚醒。

「咚隆、咚隆」小車離開柏油路面，進入水泥道路，你被這突如其來的轉換震醒，惺忪著睡眼，像一頭剛被吵醒的小獸，不耐煩地望向窗外。你看見父親減速，母親手忙腳亂的掏著零錢，叨念著：「忘記買回數票了。」母親算好零錢後遞給父親，父親開窗，將錢遞給收費站的站員。在開窗的那一瞬，車外的空氣湧入車內，風聲呼呼從車縫灌進車內、氣溫驟降，打破了整個車內的寧靜，父親遞過錢，道了聲謝，然後關起車窗。「咚隆、咚隆」小車開過收費站，又經過了一片水泥地，才又回到柏油路上，平順的行駛著。這是你對高速公路的第一印象，唯一印象。爾後長大北上念書，搭客運返家時，你也會閉著眼睛，數著這「咚隆、咚隆」的聲響。這是高速公路的節奏，振動的節奏。

從此以後進收費站前的那聲「咚隆」就變成你對高速公路的記憶。

臺灣八零年代才出生的小孩，幼時要從屏東到外縣市，北上就只能走中山高速公路。你還記得每次父親帶你們去嘉義找朋友，就像一趟遠足，前一天母親叮囑要帶哪些東西，零食不能太多、換洗衣物要帶齊，難得的是有一次母親在超市裡買了兩個大布丁，你和弟一人一個，兩個小鬼頭嘻嘻笑笑坐在後座吃布丁，跟著大人出遊。有時你在車上閒得發慌，就把自己的身形坐矮一些，盯著車窗外的天空看，此時，視線沒了護欄的遮蔽，你就看著車窗外的天空，想像自己乘著掃帚在飛。

要飛好久才會到第一站，是岡山收費站。你總覺得出岡山收費站才有脫離高屏地區的感覺，就像年長後到台北讀書，南下時出泰山收費站才有離開北部的感覺。收費站是你用來劃分地界的一個方式。過了岡山收費站後下一個是新市收費站，新市的下一個就是新營，過了新營之後就可以準備下交流道。童年版圖最寬最寬就在這裡，你也是從這裡認識臺灣的地理，岡山在高雄北邊，再往北走就是台南，台南北方就到嘉義。在還不識字的年紀，你靠著收費站來辨認方位。

收費站像矗立在高速公路上的巨大城堡，收費站上藍底白字，寫著該站的名稱。過此站者，車輛無分大小，看見都要減速。大小車分流，選定車道開口，依序排列。收費員有一個小房間可以站著，收回數票、找零錢。彼時的收費站收回數票是一區、收零錢是一區，混亂不得。有時你會看見母親撕下一張回數票，遞

給父親。父親開窗，收費員迅速接過票券，父親道謝後關窗，你們繼續往人生的下一個旅途走。

你也曾好奇收費員怎麼輪班喝水，收費員的那個小房間裡還有什麼？你也曾探頭張望，但總也窺不到裡面，你對收費員的印象不多，大部分都是帶著口罩、蒙著面，沉默的形象。

年長後，你的版圖拓得更寬更廣，再往北走，斗南、員林收費站過後，沒過多久就到台中。從台中再往北走才會碰到后里收費站。你記得你大學的初戀情人住在台中，你在台北讀書，每每你要從台北搭車去找他，他總說：

「過了后里收費站之後打給我，我出門去接妳。」

於是收費站就成了計算時間距離的標誌，客運過了后里收費站，上彎下繞，迴旋下交流道，停在中港轉運站，你就會看見戀人坐在轉運站裡等你，年少的愛情，像一盞燈，后里收費站，就是那盞燈的開關。「我過了后里收費站」按下開關，整個轉運站因此亮了起來，我們即將見面。回去時，你會傳訊給戀人，「我過了后里收費站」，啪地按下燈的開關，你已逐漸遠離台中的地界，此後只靠手機電話電腦來傳訊。那是一個沒有高鐵的年代，客運和火車承擔大部分的南北運輸，男友在東海讀書，只有客運離東海較近。就這樣大學四年，你往來穿梭台北與台中，用收費站來記憶人生的，第一段戀情。

2007年1月5日，高鐵開通縮短南北之間的距離。當時你大三，還是個窮學生，無法負擔高鐵昂貴的車費，你還是選擇坐客運到台中。你記得高速公路上的每個景色，即使路途上睡著，在靠近后里收費站的水泥地面上，「咚隆、咚隆」的聲響總能把你震醒，清醒得足夠讓你傳一封簡訊：

「我過了后里收費站。」

是暗號，是囈語，是點亮年少初戀的一句話。

你記得你總喜歡坐在客運司機上方的那個座位，帶著耳機和MP3聽歌，元若藍的綠袖子，曲調很輕，你總在半夜南下，高速公路的燈火轉瞬即逝，一座城市的到達與離別，竟是這麼輕易。「咚隆、咚隆」你也記得在清晨的臺北被叫醒，你深夜從台中出發，趕著到臺北上早上八點的第一堂課，迎接你的是泰山收費站。

南來北往，收費站成了高速公路的座標，醒來，睜眼，就到2013。

2013年12月，你已經碩士畢業，那年政府宣布全面廢止人工收費，改用 eTag 與車牌辨識方式計費。收費站即將走入歷史，收費員被遣散，收費站被拆除，你自此失去辨認的方向，但卻因此發現了一個秘密。

那是一個屬於你自己的秘密，你發現站體拆遷，但是底下的水泥地卻未曾重鋪。水泥地是用來讓車輛進收費站時減速的。水泥鋪的地較柏油路面穩固，能耐剎車，因此收費站附近的道路都是以水泥鋪成。收費站雖然拆除，但水泥地沒有被重鋪。

已經不需要減速了。但水泥地卻仍留在那裏。

因此水泥地變成一個你緬懷的記憶，振動的節奏。

「咚隆、咚隆」是泰山收費站的舊址。

「咚隆、咚隆」是楊梅收費站的舊址。

「咚隆、咚隆」你過后里收費站了。

你沒有拿起手機，當年的戀人已經離開。你再也無法告訴任何人「我過后里收費站了」，「咚隆、咚隆」當年的站體已經不見，但就像一個秘密，埋藏在振動的頻率之中。你數著這些過往的夥伴，那些飛逝而過，時光的記號。

再後來，你的秘密也被拆遷。水泥地被打掉重鋪，你再也辨識不出那些舊址。閉上眼睛，平滑快速的柏油道路，讓你無法感受一絲脈動，車子可以不受阻攔的加速，再加速，加速。電子化時代來臨，你拿起手機，打開 GOOGLE 地圖，就能夠知道你的定位。但是已經沒有人在乎你是不是經過后里收費站，從此大江南北，孤身一人闖蕩。

你讀了博士班，出國發表論文，參加研討會。有一次跟著中研院的營隊到南京考察。途中你們搭上的大型巴士，開上當地高速公路。「咚隆、咚隆」車子減速，這裡還有人工收費站。你聽著那異地熟悉的咚隆聲，內心裡卻五味雜陳。

你知道你的人生有一小部分是受收費站所標記。有個人曾經在你過了后里收費站後等你。那是你的人生裡第一次認識什麼是愛。什麼，又是不愛。你回到那座屬於你的島嶼，從此振動的節奏就不曾在你耳邊響過，但你知道，那聲音常常在你心底一遍又一遍的響起：

咚隆、咚隆。咚隆、咚隆。



## 王者之座——客運變遷

坐在那個居高臨下的位置，你彷彿像個巡視領土的國君。大片白淨玻璃窗，近 180 度環繞景色，街道的路樹在驕陽的強光照射下，鮮明映入你的眼簾，每一種顏色都像被調高幾個亮度。你被 180 度的車窗玻璃保護著，像夏季出巡的國王，頗有一種「我來我見我征服」的姿態。這是客運上最像王者但又最危險的一個位置——座位 001 號。就在客運駕駛的正上方，你擁有與駕駛同等的視野——甚至更高。但也因此，你也擁有同等的刺激與危險，如果發生意外，這也是一個在劫難逃的位置。

即使如此，每次搭乘客運，你還是會毫不猶豫選擇 001 號。希望享受如同君王一樣的待遇。巡視國土，體察民情。你戴著耳機，在 001 號座位上奔馳你的想像，這是專屬於你自己的小秘密。

你對客運一直情有獨鍾。台灣高鐵在 2007 年通車，2007 年以前的人們，往來南北，靠的就是飛機、火車、客運和自有的私家車。你在 2004 年考上台北的大學，自此以後，往來南北就是你最頭痛的事。火車是你相對方便的考量，從台北車站搭乘自強號上車，直達高雄，當時南迴鐵路尚未電氣化，你坐到高雄之後再換區間車回潮州。但搭過幾次火車後，對於台北到高雄中間幾次人滿為患的大站感到恐懼，即使你有座位，但對於火車走道上人滿為患的人潮，總是感到害怕。如果站票裡有老弱婦孺，你的內心又不免有許多掙扎。加上火車是雙人座位，無法預期旁邊有誰。也因著你孤僻不喜歡人羣的個性，「客運」成為你往來南北考慮的選項之一。

客運有單人座和雙人座，最後一排通常是四人座或五人座。客運不售站票，如果夠早買或夠幸運，有一定的機率可以買到單人的位置。隨著各家客運車型的不同，不是所有客運都有你最喜歡的 001 號。國光、統聯這兩家客運相對平價，屏東與麟洛皆有站點，從屏東出發，你會選擇這兩家。平價、方便。麟洛上車到台北，中間會到台中朝馬站或是彰化台西站休息，讓旅客在休息站上廁所、買便當，之後再繼續北上。因為票價便宜，座位相對較小，有時你會坐得屁股發麻。但除了這個缺點，其實坐客運並不無聊，每個配有大約四到五個小電視，放著電影。如果幸運，司機播放的電影是你喜歡的，剛好一路上可以看個一到兩部。如果對電影沒興趣，也可以閉上眼睛，好好睡一覺。

客運因為競爭激烈，還是有等級之分。和欣客運和阿囉哈客運就是其中較為高級的部分。兩家客運都主打總統座椅，阿囉哈還有隨車車掌小姐，上車後會隨車發送「濕紙巾、杯水、毛毯、小餅乾」，「車掌小姐」這個詞彙，你只有在父母那個年代才會聽到，沒想到 2004 年的客運，還有車掌小姐可以隨車服務，當然

開心。阿囉哈客運車掌小姐習慣梳包頭，著深綠色制服外套與套裝，與阿囉哈客運車身的顏色互相搭配。在座椅上，和欣和阿囉哈都與國光和統聯不同。強調可以半躺的舒適程度，並增加單人座位，座位前設置個人隨選電視，讓你在國道奔馳的路上一點都不無聊。等到你大學開始打工之後，你總寧願從台北搭阿囉哈或和欣到高雄，再從高雄車站轉火車回家。有一陣子，你特別沉迷搭和欣客運，理由是他們的個人隨選電視居然是電腦，裡面還搭配各種懷舊遊戲，讓搭車變成一種娛樂與放鬆的所在。你有時會用客運上附帶的耳機，聽著裡面的專輯，搭配 001 號座位的景色，讓返家的長途旅程不再無聊。和欣和阿囉哈都有 001 號座位，也因此，這兩家客運即使票價昂貴，但你還是常常光顧。

大學交了男友之後，你搭客運的次數越來越頻繁。不再是台北高雄南北奔波，而是改成台北台中每週往來。台中朝馬站、中港轉運站，成為你的起點和終點，你還記得統聯當時的票價是 220 元，特價 180 元。因為站點的因素，你又回到統聯的懷抱。你常常在想逃離台北的時刻上車，有時在白天，有時在深夜。你對台北的都市生活極度不適應，只有男友是你在異地裡唯一的家人。就這樣，你常常在深夜搭車南下到台中。年少的中文系戀人，無論多晚，他總是應允，並帶著一本《三國演義》到台中中港轉運站等你下車。在等待的時間裡，他讀他最喜歡的《三國演義》。你常常在台北轉運站搭車，看著夜晚的路燈像流動的火焰，隨著蜿蜒的交流道一路燃燒，從這座盆地焚至另一座盆地。

那是一種逃跑的感覺。你常常白天在大學上完課，晚上就會感到無盡的焦慮。你第一次離家讀書，還學不會和自己獨處。家人遠在屏東，於是你無時無刻想離開台北，逃至台中。你常常望著深夜的客運車窗，看著窗外一盞又一盞的萬家燈火，好想要有一個家。每一盞燈火之下，都有著人們的家，人們的故事。但你不在那裡面，你在車與車、站與站裡不斷流盪。有時也自問，到底，你的家在哪裡？

你常常在半夜離開台北，凌晨抵達台中。也常常在半夜離開台中，清晨抵達台北，就為了去上學校早上八點的第一節課。台中到台北的車程是兩個小時。你在凌晨四點搭車，早上六點到達台北的第一站——重慶北路的啟聰學校。在這裡下車，搭著 304 公車進東吳上早上八點的通識課。年少的戀人沒有怨言，跟著你一起設定鬧鐘，準時在凌晨三點半起床，冒著冬夜的寒風騎機車送你去搭車。那段往返國道的日子，客運與戀人，終將成為你生命裡最難忘記的某個死結。

2007 年 1 月 5 日，高鐵通車，正式選告北高一日生活圈成形。台北到高雄，只需要 90 分鐘。快速、方便、準時，讓你非常開心多了高鐵這個新選項。雖然票價昂貴，但為了早點抵達目的地，高鐵是一個極佳的新選擇。高鐵通車後，2007 至 2010 年，你還是會選擇搭乘客運，大概是習慣使然。但 2010 年以後，你回到台北念碩士班，已經習慣台北的生活步調。你鮮少搭乘國道客運逃離這座城市。

2017年10月，阿囉哈車掌小姐正式走入歷史。今年，2022年2月，阿囉哈客運正式停止營運。你看著熟悉的照片，突然覺得時間與社會變遷是如此快速。曾經你以為不曾改變的，其實正一點一滴發生變化，直到這個變化差距夠大，你才能夠發現。有時候，你還是會想起那個年少的自己，在深夜裡戴著耳機，跳上客運，坐在001號座位，望著似流火的夜景，想像自己的家在哪裡。

現在你已夠成熟，再也不會期待所謂的「家」需要誰來給。一切操之在己，一人也是一家。有的時候，你多麼想回到001號座位，告訴那個18歲的女孩，那些焦慮與不安終將過去，當自己的王者並且：

珍惜每一個愛過你的人。

## 安心的倚靠——私家車

翻開家中陳舊的相簿，邊緣泛黃的照片讓人瞬間跌入記憶隧道。照片的背景是一片藍湛湛的海洋，與海洋為之相襯的，是父親同為藍色的喜美汽車。照片裡年輕的父親以極拙劣方式抱著甫一歲的你。站在父親身旁的母親，懷孕大著肚子，肚子裡面是裡尚未出世的弟弟。

你對於父親藍色的喜美轎車印象甚深，父親常常用這台車，每天載母親上下班。你記得父親與母親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梳洗，大約六點二十分父親就會到車庫發動汽車，從潮州載母親到南州上班。日復一日，就這樣一直載到母親退休為止。

長大後你返家，意外找到數十封父親寫給母親的情書，父親信中屢屢提到自己出身寒門，怕配不上母親。父親說：「看著你的姊夫們都是體面的人，妳嫁給我，恐怕無法跟你姊姊一樣過好日子，只能跟我一起打拚。」父親那時在台北光華補校夜間部教書，週五下了課，就從板橋搭車到台北車站，然後坐復興號的夜車，搭到屏東南州母親的家，從不喊一聲苦。婚後要買房子，母親為了工作方便，想買在南州，父親的工作比較靠近屏東市，房子想買在潮州，母親說，那我工作通勤要怎麼辦？

父親說：「我每天載你上下班，這輩子，你工作多久，我就載你多久。」

就這樣，你小時候常常早起，就跟著母親一起搭著那輛藍色喜美，到南州外婆家吃早飯。有時你對於父親的重諾極敬佩，認為這樣三十年如一日的人，極為少見。但父親包容母親的不會開車，對於小孩的駕駛能力卻非常要求。家裡三個小孩，現在只有剩下你還不會開車。也許是深知不會開車，移動能力會受限，父親與母親，都希望家中三個小孩能夠學會開車。

「不會開車就像沒有腳一樣。」這是某日返家母親告訴你的話。父親與母親也有吵架的時候，母親最多就是氣得回南州娘家。因為不會開車，能走也沒辦法走多遠。母親如果有什麼需要用車的事情，像是要載貨給客戶，都需要央求父親幫忙。一次兩次還可以，日子一長，只要是人，多少都有些不耐。外人總覺得母親好命，有個老公可以載她到任何地方，但外人不知道，其中也還有許多協商和協調的部分。

私家車是腳，能夠開闊你平常無法達到的地方。但你對於學車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懼。一直到三十六歲，還不敢去報名汽車駕訓班。你總告訴自己，等到工作穩定，有能力買車，你再報名學車。省得像母親一樣，學會開車後卻沒車可以練習上路，駕駛技術因此日益生疏，再也不敢開車上路。但其實學車變成你心



裡頭的一個陰影，你害怕變得像母親一樣，但其實心裡卻又希望自己像母親一樣。有人可以載你，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

長大之後談過幾次戀愛，也有幾任男友也曾開著車載你走過不同城市的大街小巷。你總是珍惜這種有人開車載你的感覺，覺得那是一種屬於家的安心。但你心中始終難以放下的，還是母親的那句話：「不會開車就像沒有腳一樣。」於是你也開始留意會開車的女性，想要效仿她們，把車當成自己的腳，踏踏實實的行駛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。

你也曾詢問過許多開車技術很好的女性，想知道她們在什麼契機之下學會開車，勇於上路。你得到最多的回答就是：為了孩子。因為會開車，才能在下雨天安全接送小孩，不受外面的風吹雨淋。為母則強，你總是看著握緊方向盤的女駕駛這樣回答你，眼神中透露出堅毅與憐愛的神情。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孩子。也許會有這麼一日，你終於下定決心學車買車，不是為了自己的腳和自由，而是為了生命中重要的另外一人，讓你理解：

愛能使人克服恐懼，變得足夠強大。

## 隨機——野雞車

第一次聽到「野雞車」這個詞彙，是在幼時的電視綜藝節目裡。「野雞車」是相對於合法的國道客運而言。你查了資料才知道，原來早期能夠合法上國道的，只有台汽(台灣汽車公司)，一直到 1987 年，解嚴後開放國道路權的原則，交通部才開放合法客運業者整合違規業者，成立其他公司營運國道客運。你出生於 1986 年，當然沒有經歷過野雞車猖獗的時代，等到你搭乘國道客運，那已經是舒適又便利的時代了。

但你還是能從電視、老一輩人的口中拼湊出野雞車的模樣。方便配合顧客上下車地點、客滿即上路、票價便宜、自由度高等特質。就是比較危險，比較沒有保障。對於沒有私家車的人來說，野雞車應該是當時無法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另一種靈活選擇。

但你也聽過管理不善的野雞車。路線自由，因配合某些顧客因此繞了遠路、顧客隨機組成，成分複雜、超量載客……等等關於野雞車的諸多缺點。你總想起交通移動時，人們總會有各種特別的方式，野雞車就是法規外的另一種可能。如果在 2022 年的現代，你覺得野雞車給你的感覺，跟車站外隨機攬客的白牌車較類似。

這樣類似的經驗發生在大陸。你與學長姊一同從台灣出發，預計到河北保定參加會議。你們在北京錯估高鐵時間，沒有想到光是取票，就排隊超過一個小時，沒辦法搭上預先訂好的高鐵。於是你們只好改買火車站票。從北京到河北保定，一路站了三個小時的火車。火車的節數很多，有二十幾節車廂，且人異常多、異常壅擠，不是台灣春節返鄉可以比擬的。你們甚至擠到火車上的小賣車，是眾人一手一個從頭上經過。人與人幾乎貼著，你們隨身帶了個行李箱，更是痛苦不堪。但在這樣痛苦的時候，你還是看到有些人樂呵呵的擠上車，嘴裡哼著不知道哪個地方的小調，好像這樣人多擁擠的痛苦，都不能影響他的快樂一分一毫。你有時也羨慕這樣的人，不為外境所動。你總覺得自己的修養不夠，容易為境所轉，需要再多加磨練。你本來就不喜歡人多的地方，這次的火車經驗，讓你此後聞大陸的火車色變，只敢搭高鐵和飛機。

到達保定，你們要前往會議飯店。你因為經驗不足，帶著學長姊上了一台白牌車。你記得那個小小的車上，不含司機共有四個座位，但是硬生生載了七位乘客。你只記得那次的旅程經驗讓你十分難忘，坐在你隔壁的大媽，用著大嗓門講著電話，她搭火車搭了 25 個小時，終於下車啦。你好難想像搭 25 個小時火車的人此刻坐在你的身旁，也好難想像自己現正坐在狹小類近野雞車的白牌車上。司機愜意的左拐右繞，你只在心中默念，希望快快到達目的地，一切平安無事。一

一切都是隨機安排，隨機旅程，但有了這次的經驗，你在地，再也不敢隨意搭乘自動攬客的白牌車。

因為這些經驗，讓你對野雞車的優點與缺點，又稍稍增多一些。能夠把人平安運送到目的地，又能讓旅客心情愉快，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有時候你也會想起在白牌車上遇見的那個搭了25個小時火車的大媽，還有人滿為患的火車上，一邊被站務人員吼罵著，一邊樂呵呵哼著小調，跳上火車的大叔。旅程就是一種隨機的相遇，有時你也希望，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那個不管外在環境如何，都能夠樂呵呵哼著小調：

那個快樂且溫柔的人。